

本报讯 文化产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以来,全社会对文化产业的地位、作用和功能的认识逐渐取得了共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全社会,包括新闻界的强大推动下,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初步显现出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潜力。记者从日前文化部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1052亿元,占同期GDP的2.75%。过去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在20%以上,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促进文化发展和繁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党的十七大以来,文化产业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各类规划和扶持政策陆续出台,产业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为产业的加快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二是文化产业骨干企业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化、集聚化水平大大提升,

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三是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逐步建立,产业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积极推动文化企业上市和债券融资工作,促进文化产业实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此同时,以保险支持文化产业试点工作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投融资风险分担机制逐步建立,各类社会资本积极进入文化产业的态势基本形成。四是动漫等新兴产业迅速兴起,成为文化产业发展新亮点。目前,我国动漫产业体系初步建成,产业链条逐步完善,在文化品质、产业规模、技术应用、科研教育、社会影响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增长点。五是服务平台建设扎实推进,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完善。特别通过举办培训班、实施各类人才培养计划,一批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员、投融资业务和专业技术人才迅速成长起来,我国文化产业专门人才缺乏、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黄尚恩)

鼓励更多园丁拿起文学创作之笔

本报讯 文学史上,不乏一些人既是教师又是作家,他们不仅用辛勤汗水培育人才,桃李满天下,而且用文学作品滋养一代新人,为培养文学新苗、繁荣校园文学作出了贡献,并传承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与光辉的人文精神。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主任吴思敬谈到一些教育工作者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时说:“教师参与文学创作既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教育现象,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教师作家是一个值得重视、值得研究、值得尊敬、值得扶持的群体。”他举例说,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鲁迅、叶圣陶、朱自清、闻一多、冰心等名家大师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在文学领域发出“新时期第一声呐喊”的《班主任》,就出自中学教师走向文坛的刘心武之手。吴思敬表示,发展教师文学创作,要坚持“业余”和“业内”相结合。从总体上说,教师文学创作属于教师的业余创作,但它往往又是与教师的专业工作紧密相关的。有的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坚持写“下水文”、“示范文”,与学生“同题写作”,其中不少就可以列入文学创作,而这样的创作实际上就成了“业内”的工作。不少校长、班主任重视施教,以文载道,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变成教学生的生动教材,乐此不疲,收效显著。同时,教师坚持文学创作也是一种最好的身教,对学生有着良好的影响,不少学生就是因为遇到这样的教师而选择了发展个性特长的成长之路。

老作家金波可以说是教师作家的优秀代表,他自己是和文学一起成长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教师是太阳下最美丽的职业,“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培育了祖国的花朵,在精神世界中也培育了自己精神的花朵。一个教师如果和文学能够连结起来,他的生活就会变得

非常丰富,就像在心灵世界中播下一粒金种子一样,开花结果,无疑会对教师的职业有很大的帮助。”金波认为,文学和教学是互融的,文学和教师的工作是互补的,而且文学和教学是互动的。两者之间永远是分不开的。他所理解的教师写作,应该是有纯正的文学趣味、规范的文学语言、永恒的文学价值。叶圣陶说,语文教材不过是一些例子,老师的工作就是要教给孩子们举一反三,让他们学会阅读和写的方法。一个好的语文教师不仅要教好文学教材中的例子,还能够用他自己的作品教会孩子们举一反三。

也曾当过教师的儿童文学作家庄之明也引用了叶圣陶先生的一个观点,即中小学教师最适合给孩子们写作,认为其中原因在于中小学老师最了解中小学生们的生话,熟悉他们的心理、兴趣和爱好,他们热爱孩子,有童心和爱心。特别是语文老师,有比较深厚的语言功力。事实上,我国当代许多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曾是老师。他们是校园文学园地的辛勤园丁,是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生力军。

在当前素质教育发展与新课程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不少教师作家和热爱文学创作的老师们,既以满腔的热情投身教书育人的事业,又以不懈的努力坚持文学创作,赢得了教学和创作双丰收。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苏立康认为,应该提倡语文老师拿起笔来,把写作看成是教学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教师对文学作品理解得好,课上也会得更好,自己能在教学和生活当中发现什么是值得写的。教师一旦拿起笔来,就会让自己更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关注自己心灵的成长,锤炼自己的写作能力,把以往模糊不清的感受变成文字表述,从而使自己的思想更清醒,目光更独到。《中学语文教学》主编张蕾

说,文学素养深厚的老师,精神世界必将是丰富而多彩的,他的课堂也必将是内蕴深刻而灵动的。由此不难想象,一个不仅能够欣赏文学、而且还能创作文学的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当下由于种种原因,老师的综合素养包括文学素养并不尽如人意。而这对他们生存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成长和发展路径的探索、教育和教学层次的提升,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要提高文学修养,广泛的阅读是基础,文学的创作是很好的路径,体会写作或艰辛或愉悦的过程,教学中会常有天外飞来的神笔,写作指导也会更出神入化。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今年共同设立的“教师文学表彰奖”,就是旨在展现当今教师的风采,推举富有文学魅力的素质教育新型教师,也是希望借此把教师文学作品推向社会,引起社会对教师文学的重视与支持。前不久,该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发。一些评委认为,不少教师创作的文学作品充满了时代气息、校园气息和青春气息,关注教育,关注下一代的成长,也关注人类的命运,富有生活气息和教师的情怀,有韵味有哲理,文美情也美。当然,一些作品构思还不够精巧,思想还不够深刻,语言还不够凝练,这需要在写作过程中不断提高。文学界和教育界人士表示,发展教师文学创作,要坚持“教育”与“文学”相结合。要特别鼓励教师作家创作贴近生活、贴近教育的文学作品,多创作反映学校风貌、教师风貌、学生风貌的作品。这样的创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行为。教育不断发展,生活日新月异,教师文学创作一定会越来越繁荣,教师作家队伍也一定会越来越壮大。

(江 湖)

布赫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



本报讯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同志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视察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二期大楼,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而举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捐赠展”和“馆藏精品书画展”。

布赫同志13岁就奔赴延安,曾亲自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在担任领导职务过程中,一直对文学艺术工作特别重视,并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在戏剧、诗词和散文创作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

参观过程中,布赫同志兴致勃勃地观看各种展品,并不时与陪同参观的同志交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历史的感受。他高度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取得的辉煌成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展”资料的丰富性与珍贵性、高科技陈展手段的创新等表示了充分肯定。他希望中国现代文学馆进一步加强对展览的宣传力度,让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正走进人民大众,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大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青海文学艺术代表团走进拉美

本报讯 近日,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吉狄马加率青海文学艺术代表团走进南美洲,参加了在秘鲁、古巴等国举办的一系列文学活动,如“在词语与意象之间——中国当代诗人、书法家书写毛泽东诗词书法展”,展出了30余幅中国诗人、书法家的书法作品。此外,代表团一行访问了秘鲁圣地亚哥·德·托库市,并访问了秘鲁“作家之家文学中心”。在古巴举行的诗词书法展上,中国诗人吉狄马加、班果、马非等与当地诗人就不同语言背景下的诗歌创作进行了交流,双方还就图书版权、文学作品翻译等进一步合作展开交流。青海文学艺术代表团还访问了古巴作家艺术家联合会,参观了拉美最大的综合文学文化中心“美洲之家”,及诗人何塞·马蒂、尼古拉斯·纪廉的故居。



香港作家梁凤仪宣布,今年她将动笔创作最后一部小说《我们的故事》三部曲,目的是让读者了解香港自1949年至2015年的传奇故事,以一颗爱国爱港的赤子之心,为香港自新中国成立后的66年立传。新书尚未清晰轮廓,梁凤仪却在其心中的中国文学最高殿堂——中国现代文学馆站着谈了3个多小时,她希望如此能给自己压力,得以如期完成创作。其间,她谈到至爱亲朋泪点点,论及经商之道清晰缜密,在说到文学时反复强调“我不喜欢写作,但写作是我的责任”。她说,“写这部电影香港史诗式的长篇小说,尝试把60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爱情等融为一体,实在是一个巨大挑战,之所以隆重之地宣布这一‘写作工程’奠基,就是要让自己破釜沉舟、不得不写”。

记者:《我们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现在对小说有没有大概的设计?

梁凤仪:我写小说从来都没有故事大纲之类的东西,人物在规定情境里该发生什么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故事》想通过主人公林千童出生、求学、恋爱、成家、创业的经历写整个香港的命运,会写到我的故事也会写到我身边人的故事。林千童是我孙女的名字,我懒得想女主角的名字就随手拿来了。

2008年我曾打算写这部小说,可当时全球金融海啸让公司备受煎熬,等我把公司业务理顺已经到了今年3月底。倪匡鼓励我一定要写出来,觉得我作为一个在香港长大的国家同龄人,既有创作才华又有财经、政治经验,所以必须要写,而且事不宜迟。我想,写得很好怕是很难,但我既然宣布了就一定要写出来,所以今后我会把更多时间放在写作上,毕竟面子攸关。

记者:你总说自己不喜欢写作,那为什么在封笔10年之后又写小说呢?

梁凤仪:据我了解,目前香港地区还没有作家能写出香港几十年的故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以小说的形式记录这段

写小说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梁凤仪访谈

历史。我是不喜欢写作,因为写作是一件很辛苦、寂寞的事情,又赚不到很多钱,我这么活泼的人要下定决心不打电话、不看电视、不打麻将写小说,需要很坚强的意志。写作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父母给了我写作的天分,我应该在有生之年发挥这一才华回馈父母、故乡和祖国,这是女儿对母亲的心意。

记者:父母除了给了你天生的文学禀赋,他们有没有在文学上给你带来什么影响?

梁凤仪:我的父母亲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在教育子女上有他们的坚持。在我念小学、中学时许多同学为了学好英文转学到国际学校,父亲坚持让我读以汉语教学为主的中小学,他说中国人一定要学好汉语,每次我写了作文他都会给朋友、同事们看,他特别骄傲女儿可以写很美的中文,父母给了我写作的基础和动力。

记者:那怎么就开始写小说了呢?

梁凤仪:当年我念中国历史专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晚清小说的思想传播功能》,为了写这篇论文我读了200多本晚清小说,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用粗浅的语言讲故事,通过小说告诉百姓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需要改革、革命的局势。我把它看做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成功的一次公关活动。文以载道,在我看来小说要对社会有所反映。香港回归前,英国政府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通过各种手段压迫香港的爱国爱港人士,我写财经小说就是要把这些不公平写出来。再就是,现代女性在香港生活、奋斗的酸甜苦辣也值得记录,所以我的小说里写了很多现代女性的故事。

记者:通常写作时是什么样的状态?

梁凤仪:我习惯用笔写作,也曾尝试用电脑,但很不习惯。通常我写小说没有固定时间,有时候一天写13到15个小时,写得快的话一天能写一万多字,有朋友说我写小说比人家读小说还快。我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混乱中不受干扰,比如在飞机上或是周围有小孩,我都能集中精力写作。这么多年也曾有两次遇到写不下去的时候,但并不多,以前写的是中篇小说,这次写这么长的小说,心里还是有点打鼓,怕驾驭不了这么多人物和线索。

记者:香港作家陶杰说有梁凤仪写小说,他就只能给报刊杂志写一些小文章;导演黄健中说你的小说能以传统笔触写现代故事,把商战的阳刚跟言情的阴柔融

为一体。在你看來,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

梁凤仪:其实我读书不是很多,尤其这二十几年一直忙着做生意,就更没有时间好好享受阅读,香港有很多很好的作家比如金庸、倪匡等都对我有影响。好小说和好的电视剧有相通之处,就是人物的命运要发展得自然、真实,而且要表现得好才能吸引读者、观众。好小说会让每一个读者都成为导演,为读者提供想象空间。

我不敢说我的小说是好小说,有那么多读者喜欢的确是意外之喜。还记得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醉红尘》《花魁劫》《豪门惊梦》,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质疑出版社为什么要出我的小说,当时的出版社社长还写了一篇书评回应,大意是说我的小说既能弘扬爱国之情、民族精神,传达一些思考、理念,又能给出版社赚钱,如果有别的作家能做到这些他们也会考虑出版。我无意、也没有资格一直留在文学的殿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想把写作作为终生职业。

记者:你现在经营的公司以传媒、公关策划为主要业务,《我们的故事》会在香港回归20年后改编成电视剧,你会自己做编剧吗?

梁凤仪:当然不会,我不是写剧本的高手,好编剧能让小说抵达更深的层次,影视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它的力量有时真的很奇特,比如我也会在特定时刻看到一些镜头流眼泪,会有更合适、更有功力的编剧,来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编剧和写小说完全是两回事。

记者:你说“写作是一件极端感性的事情,而做生意则需要极端的理性”,是如何找到感性与理性的平衡点的?

梁凤仪:这是一种天分吧,就像有人擅长文科,而有人擅长理科,我就是那种天生可以既感性又理性的人。无论是做生意、写作还是处理亲情、爱情,最重要就是要用心,如果你用心处理每一件事情,就都会有奇迹发生。其实我的理科很差,但这不妨碍我做生意,因为我跟许多前辈学会了做人、做事,这才是最重要的。任何人最终达到的位置都是先天与后天分数的累加,我得到的比我应得的实在多很多。

记者:你理解的幸福是什么?

梁凤仪:幸福就是你能把天分与努力结合起来,达到该达到的高度。再就是此生没有金钱或者情感的欠债,如果有亏欠就尽最大能力偿还,这样才能不负此生。

(李晓晨)

塑造进城务工农民的时代新形象

本报讯(记者 王亮) 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光明日报文艺部、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联、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长篇小说《农民工》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李春林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主办单位有关领导、部分专家学者及农民工读者代表等30多人参加了研讨。

《农民工》由安徽作家许辉和苗秀侠合著,黄山书社出版。作品以阜阳一个普通农民张如意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一群淮河流域的农民从进城务工求生存、求温饱到求自立、求发展,最终创业有成的奋斗故事。小说集中展现了农民工积极向上的整体精神面貌,歌颂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和进步。故事情节一波三折,人物心理细腻真实,既展现了新时期农民工敢想敢干、艰苦创业的品质和力量,描绘了皖北地区的文化和风俗,也反映了农民工进城潮中的维权、留守儿童等现象和问题。

与会者认为,《农民工》在小说的历史语境与文学叙事的开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和超越。作者充分利用了长篇小说时空广阔的优势,全景而多维地凸现了农民工现象的历史根源——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必然会催生新一代农民的出现,从而使这部小说的文本叙事与历史真实的融合成为可能。在这样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完整地写出人物的性格成长史,写出他们情感和精神的升华,并以此来观照农民工整体的物质生态与精神生态的演变,使得该作品拥有了长篇小说应达到的深度,这在农民工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是难得一见的。

据悉,长篇小说《农民工》还将被改编为电视剧和京剧,以全新形式与广大观众见面。

第七届海内外华语文学创作笔会在上海举行

本报讯 由中国散文年会组委会、海外文摘杂志社、散文选刊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第七届海内外华语文学创作笔会”日前在上海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当代小说和散文的创作难点、军事题材影视剧的时代使命等话题展开了研讨。本届笔会将经过近4个月的征稿,先后接到海内外华人作家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8000多篇(首),其中陈奕纯的散文《月下狗声》、安谅的长篇散文《援疆日记》和周亚鹰的长篇散文《我是城管》荣获一等奖,王惠明的散文《桃江有个响水洞》、喻莉娟的报告文学《农民工作家村支书》、王光华的散文《我的小姨》等20余篇作品分获二、三等奖,《雪果》等3部长篇小说获得“长篇小说奖”。据了解,“海内外华语文学创作笔会”自2007年开始设立至今已举办6届,旨在推举新人新作、繁荣当代华语文学创作。(欣闻)

浙江诗人颂扬英雄司机

本报讯 杭州长运客运二公司员工吴斌在驾驶客车从无锡返杭途中,突然被从空中飞落的一块铁块砸中腹部和手臂,危急关头,他强忍剧痛,换挡刹车将车停好,拉上手刹,开启双跳灯,以一名职业驾驶员的高度敬业精神,确保了24名旅客安然无恙,而他却因伤势过重去世,年仅48岁。

吴斌的事迹传遍全国,也让浙江诗人心潮澎湃。诗人潘伟在英雄牺牲当天就创作了诗歌《今天叫吴斌》,6月3日该诗在《杭州日报》刊发后,引起读者和许多媒体的共鸣。诗人孙昌建6月4日在微博上发表了诗歌《杭州:一部大片》,献给杭州这座城市和吴斌这位英雄司机,感动了很多网友。诗人黄亚洲、应亿航、王金虎、鹤矾等人也自发地聚到一起,创作、吟诵献给英雄司机的诗作。民工诗人郭祥勤含泪写就了《您是我们的骄傲》。据悉,这些诗作将在《诗江南》刊发。(吴艳梅)